

埃及参与维和行动：行为偏好及动因分析

刘中民 林涛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实力有限的非洲国家，埃及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通过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具有明显的组织偏好与地域偏好。在组织偏好方面，埃及主要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希望以此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本国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以及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在地域偏好方面，埃及主要参与在非洲大陆开展的维和行动，希望以此巩固其在非洲的大国地位，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以及促进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交流。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埃及开始调整本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方针与政策，并且寻求改变自身的维和身份，即从简单参与者、大国追随者向产品供给者、行动引领者转型。但可以预见，在全球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埃及维和身份的转变无疑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 埃及 联合国维和行动 非洲维和行动 开罗路线图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林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巴西、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等地区大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积极派遣各类人员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这一现象值得学界关注。以埃及为例，其在国际维和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表现十分活跃。自 1988 年以来，埃及几乎参与了所有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目前仍有超过 3000 名埃及人正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① 作为一个综合实力有限且面临诸多压力的非洲国家，埃及对

^①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troop-and-police-contributors>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22.

联合国在非洲大陆开展的维和行动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偏好和地域偏好，而较少参与其他国际组织或在其他地区开展的维和行动。

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是埃及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埃及外交的研究领域中，有关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对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偏好研究则更为薄弱。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国际维和行动的宏观研究以及聚焦非洲维和行动的微观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埃及倾向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重视派遣军事和人员警察，派遣的文职人员则非常有限；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主要是为了实现本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特别是提高地区领导力以及树立良好的国际声望。^① 另有学者指出埃及等非洲国家积极参与本地区维和行动，除了体现地区国家的利益诉求外，也受域外大国观念改变的影响。联合国维和部队曾在非洲经历过多次失败，促使域外大国认识到“非洲问题应由非洲解决”。^②

综上所述，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展现出明显的组织偏好和地域偏好，但学界对此现象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行为偏好，分析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动因和特点。

联合国维和行动：埃及参与国际维和组织的组织偏好及动因

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自联合国成立之日起，埃及便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事务，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埃及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仍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活动，并曾五度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③ 在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埃及始终致力于推动和平议题的设置及相关机构的建设。1994 年，开罗国际冲突解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心 (Cair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成立，该中心已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维和培训中心之一，每年可以培训大批专业素养合格的维和人员。2021 年，埃及接替加拿大当选为第十五届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国，这表明联合国对埃及领导建设和平事业的信心，也是对埃及

① Cedric de Coning and Chander Prakash, *Peace Capacities Network Synthesis Report—Rising Powers and Peace Operations*,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pp. 29–37.

② Jonathan Fisher, *African Peacekeep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66–128.

③ 《担任过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网站，<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countries-elected-members>，访问日期：2022 年 10 月 5 日。

多年来积极参与国际和平事业的认可。^①

201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发起了“以行动促维和”倡议，旨在改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绩效，呼吁成员国重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治承诺。该倡议发出后，埃及予以积极响应，埃及外交部副部长伊哈布·法维兹（H. E. Ihab Fawzi）在“以行动促维和”高级别会议上表示支持倡议，并在第一时间签署《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同承诺宣言》。^②同年11月，为进一步响应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改革的呼吁，埃及在开罗组织召开了多场高级别区域会议，为相关国家参与维和行动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平台。此外，埃及政府还与开罗国际冲突解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心联合发布了“开罗路线图”，制定了“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实施框架。在具体行动方面，埃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从1948年至2022年，联合国共开展71项维和行动，埃及参与了38项，派遣了超过3万名维和人员，足迹遍布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埃及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的军事人员数量常年位居全球第七，^③派遣的警察人员数量更是高居全球第三。^④截至2022年3月，共有56名埃及维和人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牺牲。^⑤不仅如此，埃及还是联合国维和能力准备系统建立以来首批承诺提供部队的国家之一。

随着时代变迁，联合国维和行动也进入了新阶段，增加了政治、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内容。^⑥在此背景下，埃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不再局限于监督停战、维稳等军事任务，还涉及支持选举、司法援助等政治任务，但埃及派遣的维和人员仍以军人和警察为主。此外，埃及维和人员的足迹也不再局限于中东和非洲，而是拓展到世界各地。据统计，1960年至1988年，埃及曾两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分别是联合国刚果行动和联合国也门观察团。^⑦1988年至2022年，埃及共参与3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其中有25

① “Egypt Elected to Lead UN Peacebuilding Commission for the First Time, Succeeding Canada,” February 4, 2021, Ahram online,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402336.aspx>, accessed October 8, 2022.

② 《以行动促维和》，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action-for-peacekeeping-a4p>, 访问日期: 2022年10月8日。

③ “Country Ranking August,” United Nations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02_country_ranking_august_2020.pdf, accessed October 8, 2022.

④ *SIPRI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 Database*, May 27, 2020, <http://www.sipri.org>, accessed October 8, 2022.

⑤ “Service and Sacrifice,” United Nation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service-and-sacrifice>, accessed October 8, 2022.

⑥ 张贵洪主编《联合国与和平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70周年纪念文集》，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4页。

⑦ 埃及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共同出资的形式参与了联合国也门观察团。

项在非洲，5 项在亚洲，5 项在欧洲，还有 1 项在美洲。^①

非洲驻布隆迪特派团是非盟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维和行动，后来被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接管。在非盟主导阶段，埃及并未派遣军事人员或警察，联合国接管后，埃及才参与执行布隆迪维和行动。与此类似，埃及也是在联合国介入后才加入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但是并非所有的非盟维和行动都会被联合国接管，以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为例，作为非盟的重点行动，甚至是“样板工程”，该特派团的官方资料中鲜有关于埃及的情况介绍。^② 总的来说，对待不同组织开展的维和行动，埃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即埃及更倾向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而对非盟维和行动的态度则相对谨慎。其中，虽有非盟维和机制本身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偏好，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联合国是目前成员国最多且权威性最强的国际组织，其主导的维和行动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作为寻求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地区大国，埃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展现负责任与开放的国际形象，赢得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声誉。埃及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也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不仅如此，在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反对干涉主义等领域，埃及的表现也十分积极。总的来说，埃及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有着重要的国际地位。^③

但是，在非盟内部，成员国对领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较为激烈，使埃及面临

① 埃及参与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援助团、联合国西撒哈拉民主投票特派团、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一期、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第一期/第二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行动、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合国科特迪瓦特派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合国布隆迪行动、联合国苏丹稳定团、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联合国刚果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埃及参与的联合国欧洲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护部队，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合国东斯拉夫尼亚、巴拉尼亚与西斯雷姆过渡行动，联合国普雷维拉卡观察团，联合国警察特派团。埃及参与的联合国亚洲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柬埔寨政权过渡行动、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动、联合国东帝汶援助团、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联合国美洲维和行动包括：联合国海地稳定团。

② 2022 年 4 月，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转为非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

③ Cedric de Coning and Chander Prakash, *Peace Capacities Network Synthesis Report—Rising Powers and Peace Operations* pp. 29–37.

其他地区大国的挑战。在行动层面，现阶段的非盟维和行动主要由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挑大梁”，埃及则重点关注政策研究与议题引领。因此，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埃及的实际情况。同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更加凸显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代表性，提高其地区话语权和领导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具备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潜力。此外，埃及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行为体的援助、投资与贷款。有国外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维和行动往往也有改善国际形象，吸引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跨国企业投资的考量。^① 例如，埃及政府主导的开罗国际冲突解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心，已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作为重要的培训课程，这有利于埃及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二）借助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专业性，提高部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自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以来，埃及军队参与军事行动的次数非常有限，除在西奈半岛等地打击恐怖分子以外，埃及军队缺乏实战经验。在穆巴拉克时期，由于埃以关系缓和以及美国加大对埃及的支持，埃及国家安全的紧张形势得到较大缓解。在此背景下，埃及军队虽能保持现有规模和装备水平，但由于作战能力长期缺乏实战考验，其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未能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进。^②

长期以来，埃及国防政策以防御为基本目的。塞西总统执政后，埃及通过采购新式武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防水平，但仍面临多方面的安全威胁：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利比亚的复杂局势，埃及同苏丹、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争端，东地中海冲突等。埃及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仅仅依靠军购显然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安全风险，因而需要实现全面现代化。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资源整合、专业化及合法性层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③ 有学者认为，部队派遣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可以提升军事行动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进而实现本国的军事利益。^④ 因此，埃及军队需要通过执行战斗巡逻、治安维持、基地防御等任务，并在恶劣的维和条件中适应冲突环境，以积累行动经验。埃及

^① Alex J. Bellamy and Paul D. Williams, *Providing Peacekeepers: The Politics, Challenges, and Future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84-203.

^② “The Egyptian Military: A Slumbering Giant Awakes,”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https://carnegie-mec.org/2019/02/28/egyptian-military-slumbering-giant-awakes-pub-78-238>, accessed October 15, 2022.

^③ 《集中力量，促进和平：政治、伙伴关系和人民》，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0日。

^④ 张贵洪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选择》，《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39—47页。

军队在同其他国家合作、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提升部队实战能力和专业化程度，进而储备具有国际视野的军事人才。

（三）基于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资金优势，获取经济利益

由于联合国自身没有军队，维和行动所需人员均由成员国自愿派遣，而联合国则需承担行动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官方数据显示，联合国维和行动在 2021/2022 财年的核定预算约为 63.8 亿美元。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联合国启用了新的人员薪酬支付标准，即每名士兵每月可获得 1428 美元，其他人员和装备则根据预算另行支付。^① 联合国通常会将经费一次性发放给各国政府，再由政府按照国内薪资标准给维和人员发放工资。有研究认为，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会将维和行动视作一门“生意”，从中获取外汇收入。^②

埃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 2019 年之前，埃及最低工资标准并未达到每月 1428 美元的水平，因此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就业困难的埃及青年具有一定吸引力。作为地区人口大国，埃及人口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加之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内失业率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进而拉低了国民生活水平。通过大规模派遣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埃及将更多的青年吸纳进部队，并依靠联合国的财政补贴缓解部分青年的生存问题，这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③

此外，开罗国际冲突解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中心的培训及研究活动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相关机构和国家的资助，这些资助者会根据任务设计特定的培训课程，同样可以帮助埃及获取大量经费。同时，联合国高度完善的决策和运行机制，可以帮助埃及有效地参与维和行动并实现国家利益。反观非盟等国际组织，长期受资金不足、人力短缺和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的掣肘。以资金为例，非盟维和行动的资金来源有限，主要来自外部资助，导致非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行动资金，阻碍了非盟维和行动的正常运行。

非洲维和行动：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区域偏好及动因

作为非洲大陆兼具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国际组织，非盟构建了非洲和平与安全

① “How We Are Funded ?” United Nation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how-we-are-fundedp> ,accessed October 22 2022.

② Khusrav Gaibulloev ,Justin George ,Todd Sandler and Hirofumi Shimizu , “Personnel Contributions to UN and non -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a Public Goods Approach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2 ,No. 6 2015 ,pp. 727-742.

③ 王建 《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89—101 页。

架构，该架构也成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理念的实践平台。考虑到非盟长期面临资金与人力短缺等问题，而其开展的维和行动相较于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颇有成效，实属不易。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12月，非盟共开展15项维和行动，主要包括非洲驻布隆迪特派团（African Mission in Burundi）、非盟驻苏丹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udan）、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和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African-led International Support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等。除此之外，非盟还授权建立了多支安全部队，包括打击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Multi 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G5 Sahel Joint Force）、非盟打击上帝抵抗军区域合作倡议（AU RCI-LRA）等。^①

作为非盟成员国，埃及并非无所作为。例如，埃及参与了2006年至2007年的科摩罗行动，它与南非、卢旺达等国一道为科摩罗和平选举提供了安全保障。^②埃及参与非盟维和行动的程度虽然有限，但并不表明埃及游离于非洲安全治理体系之外。相反，为了巩固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埃及近年来在资金援助、冲突后重建等领域都有不少投入。

埃及宪法明确表示“埃及属于非洲大陆”。^③作为非盟五大会费缴纳国之一，埃及的资金占非盟会费总额的12%。2018年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埃及是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一分子，是非洲大陆的门户。^④2016年，在非盟成员国的支持下，埃及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在任内积极促成联合国与非盟的安全合作。2019年，志在“重返非洲”的埃及当选非盟轮值主席国，和平与安全正是其重点关注的六大议题之一。不仅如此，2019年3月，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长级会议上，埃及代表特别指出其对非洲安全的责任，表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埃及对非洲安全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同年9月，埃及总统塞西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强调，“埃及愿意与非洲的兄弟姐妹们一道努力，加强‘非洲问题非洲人主导’原则的落实，并将

① K. Apuuli, “The African Union and Peacekeeping in Afric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4, 2020, pp. 667-677.

② Emma Svensson, “The African Unions Operation in the Comoros,”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8, p. 15.

③ “The Egyptian Constitution,” Suprem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https://sschr.gov.eg/en/the-egyptian-constitution/>, accessed October 25, 2022.

④ “Egypt: Gateway to Africa,” Embassy of Egypt in Washington, DC., http://www.egyptembassy.net/media/Egypt-in-Africa_9.20.2018.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22.

⑤ “2019 Peacekeeping Ministerial Conference,” United Nations,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2019-peacekeeping-ministerial-conference>, accessed October 25, 2022.

采取全面的做法，为非洲发展奠基，推动非洲的一体化建设。”^① 塞西总统的讲话无疑体现出埃及对融入非洲并发挥领导作用的强烈诉求。

2020 年 10 月，非盟审核并通过了埃及递交的“开罗路线图”。埃及提出“由非洲人驱动的融合、繁荣与和平的非洲，将成为全球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这一愿景无疑与非盟的目标相契合。埃及代表非洲就维和行动改革提出五点建议：第一，非洲寻求能够确保提供政治解决的方案；第二，非洲寻求确保所有维和人员在共同标准下为维和行动负责，并共同解决绩效不足的问题；第三，非洲寻求确保提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警人员，支持人员发展，并提供维和培训；第四，非洲寻求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任务周期内，提供国家工作队（Country Team）继续支持东道国的建设和平；第五，非洲寻求确保维和特派团有能力应对新挑战。^② 埃及起草的维和倡议书彰显了埃及维和理念的完备性与进步性，为其进一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奠定基础。2021 年 12 月，非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中心（AU-PCRD）在埃及揭牌成立。2022 年 7 月，第三届阿斯旺和平与发展论坛成功召开，进一步巩固了埃及在非洲建设和平领域的话语权，彰显了埃及引领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雄心壮志。由此可见，埃及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非盟和平与安全活动，而并不拘泥于派遣人员，埃及时常扮演“规范供应者”的角色，或许是其主动选择的“更具性价比”的一条道路。

通过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埃及参与的维和行动主要在非洲。截至 2022 年 9 月，埃及正在参与 6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且全部位于非洲，分别是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以及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这显示出埃及参与维和行动的区域偏好，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和巩固埃及在非洲的大国地位，争做域外大国的合作对象

位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大陆交汇处的埃及，凭借较强的综合国力，长期扮演着地区领导者的角色。但作为地区强国，埃及在国土规模、经济能力和国内资源等层面具有先天脆弱性。因此，埃及历来倾向于同世界大国进行合作，并寻求一种“平衡的外交政策”。^③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有选择地参与国际维

① 《埃及总统塞西呼吁果断解决中东区域的持久问题》，联合国网站，2019 年 9 月 24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2122>，访问日期：2022 年 10 月 5 日。

② “The Cairo Roadmap—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from Mandate to Exit,” CCCPA News & Events <https://www.cccpa-eg.org/news-details/137> accessed October 10, 2022.

③ 李意 《埃及塞西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述评》，《西亚非洲》2019 年第 5 期，第 93—113 页。

和行动，埃及维护了它在中东和非洲的优势地位。如此关键的身份也为埃及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都与埃及保持密切联系。

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将埃及视为重要合作对象，当埃及陷入动荡时，它们往往通过援助方式帮助埃及渡过难关。2018年，埃及与俄罗斯达成最高级别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协议，并在2022年与上海合作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埃及积极同域外势力发展联系，以谋求国家利益，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巩固其不可替代性，包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埃及在本地区的传统地位，也有利于埃及加强与联合国及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互动。

（二）通过参与维和行动介入非洲事务，有利于维护埃及的安全利益

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地域偏好与其所处的地缘环境密切相关。地缘政治是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突出表现在位置、空间、资源等各种现实的、物质的地理因素直接作用于人类政治的各个环节。^①埃及历来将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亚洲和非洲两个方向。埃及领土的绝大部分都位于非洲大陆，其母亲河尼罗河同样位于非洲大陆。埃及著名政治家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曾说过，“是由于一个重要而且明显的理由：我们是住在非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尼罗河是我国的生命动脉，而尼罗河是发源于大陆中心的”。^②因此，地理位置决定了非洲是埃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截至2022年6月，塞西总统共出访138次，其中出访非洲国家至少30次，^③充分反映出埃及对非洲的重视。

此外，随着非洲安全问题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非洲逐渐成为埃及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例如，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哈桑·舒克里（Sameh Hassan Shoukry）曾指出，“非洲之角（索马里）的稳定是埃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埃及虽未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派遣军事人员，但仍以友好国家的名义向索马里提供医疗与物资援助，并通过其他渠道为缓解索马里紧张局势提出建议。索马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亚丁湾和红海的航运安全，进而影响苏伊士运河的收益。因此，作为地区大国，埃及有必要利用外交手段营造良好的地区环境，

① 陆俊元 《论地缘政治的本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2—36页。

② [埃]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③ 《塞西总统的“顶级外交”为埃及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https://www.sis.gov.eg/Story/132909>，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5日。

④ “FM: Egypt Keen to Support Stability in Horn of Africa,” 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tical News <https://www.sis.gov.eg/Story/171277/FM-Egypt-keen-to-support-stability-in-Horn-of-Africa?lang=en-us>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缓解安全风险的溢出，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

近年来，受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等因素冲击，埃及在地区内部的优势地位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其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例如，在与埃塞俄比亚、苏丹的水资源争端上，埃及丧失了数十年来的有利地位。在实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埃及适时调整了资源投放方向。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除了参与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以外，埃及维和人员再也没有走出非洲。通过有选择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埃及得以参与本地区国家的冲突解决及冲突后重建，以此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重建其地区存在感及领导力。例如，埃及长期派遣人员加入联合国驻苏丹维和特派团，而苏丹政局稳定以及双边友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埃及在苏丹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维护自身安全，甚至在解决尼罗河水资源问题时争取苏丹支持。

（三）促进埃及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交流，维护埃及的经济利益

2011 年“一·二五革命”的爆发，使经济形势本就不稳定的埃及雪上加霜。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埃及经济年增长率只有 2.5%，仅为革命前的 1/3；失业率激增至 12.8%，其中青年失业率高达 35%。经过塞西政府的努力，埃及逐渐走上稳定恢复的道路。2018 年以来，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维持着较高增长率。但截至 2020 年 6 月，埃及内债从 2010 年的 0.89 万亿埃镑上升至 4.74 万亿埃镑；外债也从 2010 年的 337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1578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4.6%。在对外贸易方面，截至 2022 年 7 月，埃及的贸易逆差达到 28.71 亿美元。^① 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使埃及经济发展前景黯淡，因此恢复经济是埃及重建地区领导力的首要任务，而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潜力，这是埃及所看重和需要的。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埃及在劳动力、工业技术等方面并不具备较大优势，在非洲以外的市场开展经贸合作并非易事，而非洲本身的工业技术水平较低，自主开发能力较差，与埃及的技术水平匹配，也与其经济发展目标契合。

理论上，埃及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互补性，塞西总统在担任非盟轮值主席时积极推动建立非洲大陆自贸区，但埃及同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仍不尽如人意。截至 2021 年底，埃及对非洲出口约 70% 集中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② 因此，埃及通过

① “Egypt,”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egypt-arab-rep?view=chart>,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② “Egypt Seeks to Double Exports to Africa to \$ 10 Bln by 2025,” *Egypt Today*, March 10 2022, <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3/113650/Egypt-seeks-to-double-exports-to-Africa-to-10-Bln>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强化与非洲国家的联系，有利于埃及进一步开发非洲市场，扩大对非贸易，这符合塞西政府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并有助于埃及摆脱经济困境。

结 语

埃及大规模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历经多年的战争漩涡和外交困局后，穆巴拉克政府将复苏经济、改善外部关系作为首要目标。^①经济上，为改善经济状况，吸引外部投资和经济援助，埃及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助力埃及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外交上，埃及对外政策以平衡和改善关系为主要特点，加强与非洲国家关系也是埃及外交的重点所在。这一时期，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总体上呈现出频次高、地域广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泛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是配合埃及外交的重要手段，与国家对外政策高度统一，有利于改善穆巴拉克上台前埃及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孤立处境，这也被认为是埃及重塑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辅助手段。

相较于穆巴拉克时代，“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埃及面临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下滑的窘境。因此，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地域范围明显收缩，几乎不再参与其他地区的维和行动，而是专注于非洲维和行动。这种转变是埃及根据自身实力变化做出的选择，适当收缩其外交战线，国家资源的集中投放也符合实际情况和自身利益诉求。即便如此，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2019 年，埃及外交官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长级会议上指出：“在渴望共同发展和提高维和行动有效性的同时，我们也强调集体决定维和行动决策和政策。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是提供这种权力的重要平台，但我不得不指出，今年的谈判和会议结果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②这一表态从侧面反映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策过程存在不民主、不公正现象，影响了中小国家的基本利益。究其原因，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作为一种外交行为，只能是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要想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获取国家利益首先要增强国家实力。

除国家实力外，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效益还受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掣肘。2022 年 7 月，由于埃及维和人员在马里频繁遭受武装袭击，并造成多名人员伤亡，埃及决定整体撤出马里维和任务，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埃及的激烈反应也在一定

^① Charles Robert Davidson,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Mubarak's Egypt,"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24, No. 2, 2000, pp. 75-97.

^② "2019 Peacekeeping Ministerial Conference,"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2019-peace-keeping-ministerial-conference> accessed November 8, 2022.

程度上流露出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及效果的严重不满。因此，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政治目标，确保能够参与冲突后重建，避免陷入和平难以维持的泥潭，成为未来埃及开展维和外交的重要任务，这同样关系到非洲维和行动的整体绩效。否则，对埃及而言，不仅各项收益无法达到预期，还需承受人员伤亡带来的国内压力。有鉴于此，埃及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改革呼吁，率先提出“开罗路线图”，并在各类场合反复强调非洲维和行动应由非洲主导，努力强化非洲地区组织及国家在非洲维和行动中的主导地位。

随着维和事业不断发展，埃及也在努力推动维和身份的转变，即从简单参与者、大国追随者向产品供给者、行动引领者转型。近些年，埃及就维和行动改革频频发声，主动加入维和机构，建立维和培训中心，这些行为证明埃及已摆脱追随者身份，开始向公共产品供给者、维和行动引领者艰难过渡。但是，2020 年以来，埃及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粮食危机、债务压力、油价波动等问题的挑战，原本良好的经济恢复势头也遭遇挫折。考虑到自身的身份、实力以及动荡的国际局势，埃及在中短期内仍会坚持现行的维和方针，继续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要渠道，重点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未来，埃及会利用现有资源，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发声机会，强化其在维和领域的影响力。例如，2023 年 1 月，埃及在马里部署了首支全部由女性士兵组成的维和部队。^① 这一举措引领了国际维和行动的新风向，也与埃及提升国家影响力、改善人权形象等外交诉求相契合。但可以预见，在全球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埃及维和身份的转变无疑将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 贺杨)

① “First All - Women UN Peacekeeping Unit is Formed of Only Egyptians,” *Egyptian Streets*, January 19 2023 <https://egyptianstreets.com/2023/01/19/first-all-women-un-peacekeeping-unit-is-formed-of-only-egyptians/> accessed November 8 2022.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capacity ,a mono–structured economy , and persistent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China ,as the country once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n the world ,has achieved the goal of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as outlin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aking historical strides in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ing the global anti–poverty process. China ’ s unique path to poverty reduction has created a Chinese model for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whi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in Africa.

Keywords: China ’ s anti – poverty experience ,Nigeria ,poverty governance , development deficit

Author: [Nigeria] Michael Harford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

Egypt ’ 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 Analysis of its Behavior Preferences and Motives

Liu Zhongmin and Lin Tao

Abstract: As an African country with limited national strength ,Egypt has alway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Egypt ’ 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exhibits clear organizational and regional preferenc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preferences ,Egypt mainly participates in United Nations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 hoping to establish a good national image ,enhance its military ’ s ability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gain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In terms of regional preferences , Egypt primarily participates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onducted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iming to consolidate its status as a major power in Africa ,safeguard its own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Egypt has begun to

adjust it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fo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eeking to transform its peacekeeping identity from a mere participant and follower of major powers to a supplier of peacekeeping products and a leader i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be anticipat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gypt's peacekeeping identity will undoubtedly be a difficult and lengthy process, especiall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global risks.

Keywords: Egypt,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Cairo Roadmap

Authors: Liu Zhongmin,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Lin Tao, Master's Candidate at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Saudi Arabia's Policy towards the Horn of Africa: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Ma Xiaolin and Liang Guoxu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rab Spring in 2011, drast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regional situation. Due to factor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historical connections,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cognition, the Horn of Africa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Saudi Arabia's diplomatic strategy. After Salman came to power in 2015, Saudi Arabia entered a new phase in its diplomacy. Its policy towards the horn of Africa mainly involves three aspects: security building, economic aid and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relying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aking military deployment a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constantly penetrating the region through economic aid. The goal of Saudi Arabia's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the Horn of Africa is to maintain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and to counter Iranian influence. Currently, Saudi Arabia's policy towards the Horn of Africa has had some